

提 桶

提桶是高约四十厘米的木制小圆桶，由多个弧形的木板拼接，每块木板两侧，先钻六个孔，用两头尖的竹钉楔进去连接木板，拼成圆筒状。其中有两块木板要长出三十厘米，上方用一个扇形的横档连接起来，作为提手。木板下端要开槽，方便桶底嵌入槽里固定。底部和腰部各加一圈铁箍，锁紧。再用砂纸打磨，上一层桐油，晾干，提桶就成了。

做这活计的 not 叫木匠，叫圆匠。凡圆形木器，澡盆、脚盆、水桶、米桶，都由圆匠专攻。

我家水桶做大了，能装一百二十多斤。到吃水塘里挑水，奶奶总是叮嘱爷爷，不要挑满，多跑几趟。提桶呢，只能装二十斤，一只手可以提起来。

提桶是大姑家的表姐夫做的。那时刚说亲不久，表姐夫特别殷勤，对奶奶说，家婆呀，这个桶我保你用二十年不坏，我这桐油，都是自家种的桐籽榨的，竹钉，是泉枝家竹园里长了两年的斑竹削的，都是最好的料。泉枝是我大表姐，比我小姑小一岁。

奶奶说，坏了也不碍，我找你来箍。那是那是，家婆喊一声，我就过来了。

从此，奶奶到水塘边洗衣拎着提桶，衣服可以放在桶里；到菜园里摘菜也拎着提桶，茄子、黄瓜都可以放在桶里。奶奶是宣统二年生人，小脚，青布围裙，蹒跚走在细细的田埂、塘坝上。到水塘边洗衣，奶奶不敢带我，五六岁的小男孩，万一落水，坝陡水深，怎么办？但菜园，我是可以跟着去的。

菜园在村子东边，要走好长一段路。

走出村子就是坟地，坟地边栽了一片蓖麻，我有时候和三狗比赛，爬上蓖麻，去摘它球形多刺的果实。再往前走，是一条窄窄的小路，两边的篱笆比大人还高，小孩子走进 去，就被藤蔓和叶片包围了，小路又深又长，没有尽头。脚底下是狗尾巴草，雏菊。我有时会拔一些狗尾巴草带回去，小姑会用狗尾巴草给我扎茅菊。雏菊是一圈白色的小花瓣，围着中间黄色的小太阳，这黄色的小太阳就像葵花的花盘，我接下来，仔细看了，没有发现它里面有小的葵花籽。下一次，又去拔，白白揉碎了许多无辜的花瓣。

人家的篱笆不开花，奶奶的篱笆栽的是木槿，开红色、粉色的花。看到花，就知道了我家菜园门口。

木槿的花很大，花心是一根挺立的花柱，上面许多小颗粒，走进菜园前，我要摘一朵木槿花，鼻子贴在上面使劲嗅它的气味。奶奶种的是大花木槿，花不香。颜色这么好看，我就疑心它是香的、甜的，总要大吸一口。奶奶每次都警告我：不要吸花，花心里有虫子，会把鼻子吃掉。

我疑心这种警告并非无端的，河溪坝有个奶奶走过我家门口，奶奶留她喝茶，我看到她就没有鼻子，麻脸，靠眼睛的地方残留一些鼻根，靠嘴巴的地方是两个洞。

每次我想到都很害怕，但是，见了木槿啊，端阳花啊，还是免不了将鼻子贴上去。

菜园面临水塘，塘边栽了棠梨树。棠梨树开白花，果实跟苦楝籽差不多，不如苦楝籽光滑，棠梨是麻麻点点的，刚长出来，用牙轻轻一咬，满嘴都麻了，连嘴唇都要不由自主地收紧。等到熟透，放在瓦罐里煨熟了，又甜又糯。从开花的时候我就开始仰望。奶奶说，永伢，还早，莫着急。

奶奶不让我走到靠水的一边，我就站在黄瓜架下。奶奶用一根麻绳拴了提桶，慢慢放到水塘里，灌满了水，拉上来，拿葫芦瓢舀着，给辣椒、茄子、豆角浇水。

土坷垃泛着白，喝足了水，颜色变深了；辣椒禾喝足了水，有点蔫的身子不久就挺直了。奶奶种的是白茄子，白茄子是长圆形的，很饱满，吃水多。黄瓜也要水。我想帮奶奶提水，奶奶说，你太小了，等你长大吧。

我会用葫芦瓢啊。我想将水浇在一棵黄瓜架下，那里有一只黄瓜的花快脱落了，小指头那样的黄瓜正在成长。我盼它长快一点，就将葫芦瓢的水泼过去，结果，水全洒在空地里了。

你看，你太小了。奶奶说，又提着桶去打水。

提水，浇水，浇水，提水，一上午就过去了，菜园里所有的菜都喝饱了水，奶奶额头上都是汗，我跑来跑去，也有一身细汗。

菜园里还种了香蒿。它的气味我不喜欢。这是不好的味道。我吃过一次香蒿，吐出来了。奶奶，不要种香蒿，好不好，奶奶？

你爷爷喜欢吃，每个人都有喜欢的菜。永伢不喜欢，就不要去闻它。

过不多久，我吃了一盘菜，味道特别好，问奶奶是什么。奶奶说，香蒿呀，你不是不喜欢吗？我现在喜欢了，香蒿真好吃。

在家里玩腻了，我就催着奶奶去菜园。头年的一棵萝卜忘了拔掉，开了春，它开了花，三只蜜蜂围着萝卜花飞了好久。初夏，我钻到豆角架、黄瓜架、葫芦架下面，透过藤蔓看水塘和村庄里的房子，觉得只有我藏在一个神秘的世界里，这是大人都不知道的世界。

就连去菜园的路上也能遇到新鲜的事，有一次，我看到一条乌梢蛇盘在木槿篱笆外坟顶的青草上，它在吐信子，它也在玩，像我对着天空吹泡泡一样。

等到我长得比提桶还高的时候，奶奶将我送到学堂念书。我和奶奶一起去菜园的日子就越来越少了。

奶奶当然还会去菜园，她拎着这个提桶至少有二十年，中间表姐夫帮着上过几回桐油，还换过铁箍。八十岁以后，奶奶腿脚越来越不方便，小姑嫁在附近的村子里，定期回来帮她洗衣服，拎的也是那个提桶。一直到快九十岁，奶奶还在一块地头种了南瓜和红薯。

她 最 喜 欢 吃 红 芋，顿顿吃都行。我小时候去过的菜园，早被平整了，村里人口多了，盖了许多房子。水塘还在。水还是很深，散发着寒冷幽深的光晕。奶奶睡在离菜园不远的坟地里。

奶 奶 去 世 以 后，提桶和她的所有旧物件，按习俗都要一把火烧掉。我想将那个提桶拎出来，父亲说，都散架了，一堆烂木头，别捡了。

闲登小阁看新晴

任随平

陈与义有“闲登小阁看新晴”句，三月暖风微醺，闲登小阁，看新晴，望巧云。

晴窗巧云，是一处好风景。

窗是木窗，木窗古雅，有旧气，旧气是时光浸润在木头中的气息，时光浸润的木头有茶香味。瓦屋纸窗好饮茶。

与友人喝茶用红泥炉子铁壶煮橄榄炭。红泥炉子，单就“红泥”二字已让茶味有了三分浓酽。在我的家乡，确有人将沟壑崖边的红土取回来，和了新剃的头发，浇水和泥，于庭院里一把把用红泥巴泥炉子。红泥黏性强，火一烧，瓷实，经得住风吹日晒。“绿奴新焙酒，红泥小火炉。”新做成的红泥小火炉置于檐下，从门前杏树下取一篮子截短了的椿树枝，生火烧水。椿树枝外强中干，却是烧火的好材料，椿树枝烧火头柔和，不温不火，适合煮茶。

晨间煮茶，就在檐下。

乡人喜喝罐罐茶。罐罐茶就用红泥炉子瓷罐椿树枝烧煮。

借着火光，红泥炉子酽红一片，茶香隐隐逸逸，氤氲氤氲，从瓷罐中溢出来，檐板上的鸟雀将头伸出来，望着檐下的人，闻着茶香，在檐上啁啾。庭院深深，从后院转过来的鸡雏门三三两两，扑棱着翅膀，在堂屋的台阶下刨土觅食。去年新植的竹子浓酽一片，挨着墙角，安安静静地绿着，翻过墙的阳光盖在翠竹顶上，阴影落下来，像一件旧衣裳，铺展开来。这时候，风是迈着碎步走进来的，在庭院中转悠，鸡雏迎着风挺起翅膀鱼贯出了大门。

炉火煮椒，舔着瓷罐。

将白瓷盏在杏木桌上一一摆开，茶已开，倒茶。

茶汤或酽红或淡绿。普洱酽红，铁观

音淡绿。普洱是红茶，铁观音是乌龙茶。

早些年间，我以为铁观音茶汤淡绿是绿茶，其实不然，赔笑大方，按下不表。说茶汤，握了瓷把儿，倾斜着瓷罐，顺着瓷罐嘴儿斜着倒，或酽红或淡绿的茶汤就扯了线地落，落进白瓷盏里。白瓷盏喝茶，看得清汤色，茶喝完了，看新开的花，望空中的云，不经意间就养出一盏茶渍，是喝茶的好杯盏。

晨间喝茶，第一道应该喝红茶，红茶暖，养胃，跌入喉管，滋味绵长，回甘味浓。第二道，喝绿茶，或者乌龙茶，喝乌龙茶荡气回肠，胸纳江河湖海，有江湖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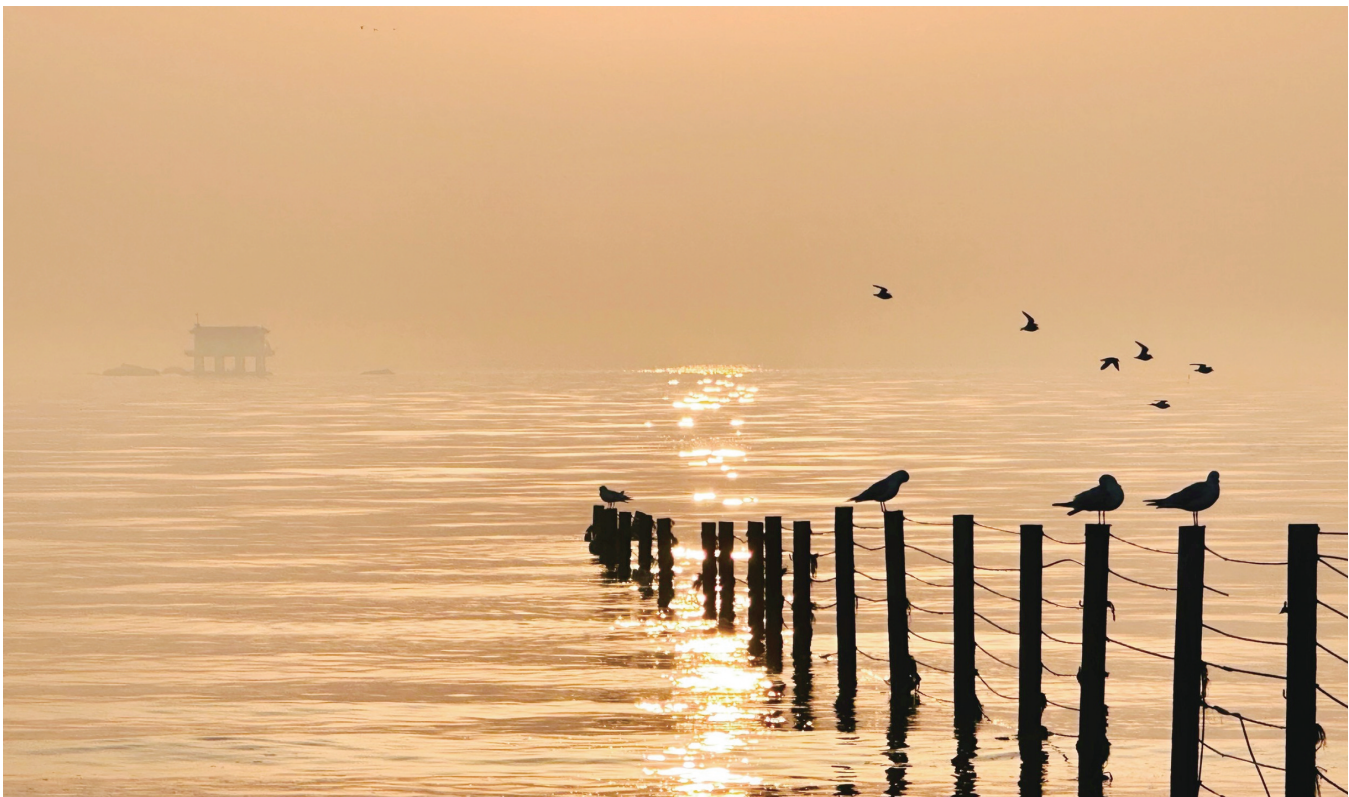
喝过了第一道茶，看花望巧云。

花就开在庭院里，芍药牡丹八瓣梅，鸢尾蜀葵灯盏花，红如霞彩，黄若锦缎，有丙烯颜料的香气。看花，看画，花如画，画中花，整个庭院是一幅好画。

望云，云在檐上，是巧云。一朵，是流云，三两朵，是羊群，七八朵，就是羊群低头行走在草场上。雅气得令人怜惜。

低头，不小心看到养在茶盏中的茶渍，是一朵朵紫色的云养在杯底，杯壁上还挂着茶珠，养了茶渍的杯盏不忍洗去。

起身，一窥晴窗，茶香，巧云，都在其中。



海上音符 张永生 摄

◆山河故人

欠父亲一顿酒

张子健

父亲离开八年多了，每年清明扫墓，我都会给他带上一瓶酒。

父亲爱喝酒，年轻的时候，几乎每天下班都要喝。父亲喝的是最便宜的散酒，也不需要下酒菜，就着饭都可以喝一大杯。我一度对酒产生了很大兴趣，觉得那肯定是难得好喝的东西，是他作为一家之主特殊待遇。

有一次晚饭后，父亲让我收拾餐具。看到他酒杯里残留的一点酒，我好奇心头上，竟鬼使神差地一股脑倒进了嘴里。我的喉咙瞬间感到火烧一般，难受得不知所措。就在这时，父亲刚好进门，撞了个正着。

那天晚上，我被父亲好好“修理”了一顿。嗓子的灼烧感和屁股的疼痛感，不仅让我失去了对酒的好奇心，还

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和厌恶。我不明白那么难喝的东西，为什么父亲竟如此痴迷。

工作之后，每次回老家，我都会给父亲带上两瓶好酒。记得第一次时，父亲兴冲冲地打开酒瓶，又是闻，又是尝，快乐得像个孩子。吃饭的时候，父亲装作不经意地问我：“你也来一杯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：“我不喝这玩意儿，不健康，你也少喝点。”

“不喝酒好，我是喝了一辈子，上瘾了，没办法。”父亲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

没过几年，父亲被诊断出了癌症，再也不能喝酒了。他让我把家里存的酒收拾一下带走，别浪费了。这时候，我才知道，我买给父亲的酒大多没打开，有的盒

子甚至都沾满了灰尘。看着我惊讶的样子，父亲笑着解释：“这么好的酒，我一个人喝就浪费了。”我一下子没忍住，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。

我突然想起几年前第一次带酒回来时的场景。我才明白，父亲是多么想让孩子陪他喝一杯啊。或许，父子共饮的温馨场景已经在他脑海里预演过好多次了，可没心没肺的我这么多年却根本没意识到。如今，再想陪他喝却已经没有机会了。这成了我一辈子难以忘却的遗憾。

八年来，每次去看他，我都会在坟前洒上一杯酒，也给自己倒一杯，边喝边陪他说说话。人近中年，我也开始慢慢理解父亲。母亲去世得早，家里负担重，他既当爹又当娘，颇为不易。或许一天中，只有饮酒的时候才是他最放松的时刻，才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时间吧！

父亲一辈子艰辛劳累，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成才，可还没顾得上好好享受回报，就离开了我。每每想到此，我总是充满愧疚。我何止欠父亲一顿酒，我还亏欠他一辈子的恩情。

赶巧拿了粗细不一的几根笔杆，我还把细的管插进粗的管里，有的能连接成四五寸，拿在手里就像一根文明棍，摆弄一番，很好玩。

还有羊毛，那是用来做笔头的，即蘸墨写字的部分。我不记得厂里是从哪里运过来的，只隐约记得成堆。我们也要去偷，偷来做什么呢？放在鞋子里当鞋垫。有的学生衣单履薄，大冬天的，偷点羊毛塞进鞋里，还真有些保暖作用。

由此可见我们那里做的是“羊毫毛笔”，我听大孩子说过，毛笔一般分羊毫、狼毫两种，而狼毫难得，所以一般都是羊毫。

至于制笔的过程，我似乎只瞥过一眼。几名工人——一般都是女孩，坐在一条长板凳前，用糨糊粘笔头，即把许多笔头的尾部涂上糨糊，然后一一插入笔管。那笔管一端已被工具挖成喇叭状，便于安插。而这样的毛笔，我似乎也曾得到一两支，在誊抄作文时用过，似乎并不太好使，所以我对这样简陋的毛笔也就失去了兴趣；而不久，这家毛笔厂也就开张了。大约它从头到尾存在不过三年。

这是我十岁前后的事，过去快半个世纪了，偶尔想起，愈加感慨世事沧桑。

与机器对话

黄廷付

我刚到盛泽那一年，生活如同一部刚启动的机器，笨拙、生疏，充满不确定。我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工作。眼前的一切都是我从未接触的。只有那些轰隆作响的机器，像是我从故乡带来的老友。那是一片旧机器，岁月在它们身上留下了斑驳的痕迹，就像一位满脸皱纹的老者，却依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。

记得上班的第一天，我就对着那些机器说话。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恳求：“你们千万不要拖我后腿，不要在我上班的时候坏掉。”那时候，我的技术还不是很娴熟，对于机器的每一个部件都感到陌生和恐惧。我害怕一旦机器出现故障，自己无法修复，就会失去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。但机器似乎听懂了我的话，它在车间里默默地运转，没有给我带来任何麻烦。半年多的时间里，机头和机尾都没有出过故障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对机器的每一个部位都变得熟悉起来。电动机和齿轮箱，我都能熟练地拆装。那种初来乍到的不安和担忧渐渐被自信和从容所取代。我开始习惯在机器中间笑着说说话，有时候甚至会给它们唱歌。虽然每一首歌我只会唱一两句，但在机器的轰鸣声中，我的歌声显得格外自由。我在车间里尽情地吼唱，将自己的情感倾注给这些可爱的伙伴。

女工们有时会被我的歌声吸引，她们皱着眉头探过身来寻找。她们以为是机器出了故障，我总是笑着对她们说：“我怎么没听到呢？”她们侧耳倾听，却只能听到机器的轰鸣声，最终满脸不解地离开。那时的我，心态特别好，仿佛机器的声音盖住了所有的烦恼，让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在车间里释放自己。

后来，我开始尝试写诗歌。我将自己笔下的文字念给机器听，它们发出的声音仿佛是在为我喝彩，就像无数人在鼓掌。我用扳手轻敲着机器，像演奏家在指挥一场盛大的合唱。那些机器，成了我的诗歌的第一个听众。

岁月如梭，转眼间我在纺织厂工作了二十多年。那些陪伴我走过风雨的机器，有的已经老旧不堪，像极了长着老年斑的老人。无论我们怎样努力维护，它们也无法恢复往日的光鲜。机器老了，我们也跟着老了。

如今，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初来乍到的青年。精力和体力虽有所下降，但我依然喜欢一个人在车间里走动。手里提着工具箱，每当发现地上有女工人做的标记，我就知道又有机器需要修理。我会轻声地问机器：“哪里坏了呢？罗拉？夹板？还是氧化铝，或者兔子头？”其实，我最不喜欢修罗拉，因为修罗拉的时候必须关掉机器，那些旧机器一旦停机，就容易出现其他故障。

在这个充满机械与金属的世界里，我与机器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它们见证了我的成长，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日夜。我知道，终有一天，这些机器会因为老化而被淘汰，但它们在我心中的位置，是永远不会被取代的。它们是我青春的见证，是我人生旅途中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在与机器相伴的时光里，我学会了坚韧不拔，学会了在逆境中寻找希望。我感激这些可爱的伙伴，它们以自己的方式陪伴我，让我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岁月或许能够带走我们的青春，但它带不走我们心中的那份温暖和坚持。

陈田的诗词

皖南春韵

水墨丹青柳映霞，

寥寥几笔戏梨花。

莺啼春早燕飞舞，

绿蚁新醅醉几家。

赏花有感

凡尘浓抹百花开，

娇艳悠悠扑面来。

都慕桃花红胜火，

梨白转眸洒情怀。

西江月·春归

远眺春林烂漫，

近闻柳翠新芳。

清香阵阵醉晨阳。

春色媚人突降。

南燕衔泥忙碌，

农家田埂抛秧。

戏蝶狗吠闹欢狂。

即景怡情心畅。

